

我與巴爾扎克的原草

風露著

駱
公
部
長
鑒
正

職
依
風
露
謹
贈
公
部
長
廿
三
年

1944

我眺望着巴爾虎的草原

目 錄：

我眺望着巴爾虎的草原	一
哀曲	七
遠箭	一一
前夕	一五
遠懷	一九
燈下	二五
臘梅	三三
窗邊	三九
祝福	四一
堆愁	四五
旅愁	四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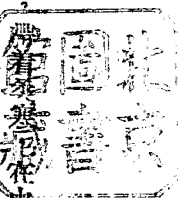
我眺望着巴爾虎的草原

清晨，棉花團似的白雲在蔚藍的天空流動。綿綿的南風，帶着草原的氣息，在山坡下，那一片露珠反射光芒的草原上。踏着搖搖的麥浪，細細地走來了。遠眺妹妹，記得我倆分離時節，正是梨花開遍了招鳳崗上。巴爾虎江風，漫飄着槐花香的時候，而今已是七年
的長別啊！

坐在培江濱的東山腰。我凝視山下的江水，流成西山跟的玉帶。南山的長風，吹送着北山頂的白雲。……

初夏是多雲的季節，我愛雲，這僻性是從流浪途中染到的。每當懷念起呼倫池畔的草原，我就仰望着碧天的雲朵，猜摩着那片白雲。是、是從我們巴爾虎牧場的海空上飄來的？（註一）是不是經過了咱們的村莊，經過了母親，和你頭上？妳有沒有仰起脖子望過，而祝告那塊白雲會飄到千里外的哥哥的城南呢？……年邁的母親，我知道她是在霓雲中飄流，漸漸的衰老了的，如今她和我，又在霓雲的飄流下，長大起來了……

家鄉四季都看着她的茅屋，在山崗池畔我度過了童年。春風吹落了冰雪，夏雨洗綠



08995

了草原。秋天，人們唱着淳厚的歌，冬天，雪原上留着壯士的獵印。在那蔚然的土地上，在那美娜的招鳳崗上，我有着更長的回憶。我記得：五月的草原，正矯健的長滿了一片沁綠的青草，五月的山崗正開着一片艷鮮的山茶。我倆天天坐在崗上，看看那些從外蒙古來的，到壽寧寺去頂禮互市的行商。（註二）他們在崗下的酒攤旁憩息着，三杯兩杯的醉倒在草地上。漲紅着臉，脫下了紫髒色的衣服，赤着臂膀，瘋狂般的發着狂笑。迎着楊樹下的長風，「嗚啦嗚啦……」的唱着野歌……

我記得：十月的寒風，帶來了遠天的冰雪。從西伯利亞，掠過額爾古納河。在我們呼倫貝爾的草原上，鋪了一片茫茫無際的白毯。鄂倫春的獵羣，呼嘯着通古斯的獵歌，（註三）馬嘶犬吠的簇擁着驕烈，奔馳向遠方。獵人們滿身包紮着白羊皮的獵衣，套着狗皮帽子，背着槍。馬蹄掀起雪原上的雪絲，有如銀霧一般迷漫着天地，我倆時常騎着馬，帶着槍，跑到牠們住着的山穴裏，他們在穴，升起衝天的野火。我們大家圍攏着，燒着野鹿。他們喜歡聽我們的中國歌。有一次，還記得是一個年老的鄂倫春人。他是一個酋長。當我們唱：「三民主義……」的國歌的時候，他在一邊開始哭泣起來。那一天，我記得我倆在歸途上，是深沉而憂鬱的，騎着馬，瞻望着落日的雪原。

我還清楚的記得。我們分離的前夕，那是一個春深的傍晚。春陽還帶着惜別的情愁，徘徊在招鳳崗上。招鳳崗有如一條長蛇，它綿亘着，伏在呼倫池西岸那一片廣大的草

原上。

在崗坡的梨樹下，我倆坐在柔潑的草地上。望着暮色下沉靜的原野，沉默，我倆是潛息在沉默中了。海拉爾的長風，唱起古老的原始的野歌。搖盪着那片無邊際的草原，高沒人頂的草叢……，密出來白色的羊羣，和舉首顫驚的棕色野鳥。曠野里發着激壯的，悲柔的呼嘯和哀鳴，漫延向遠方。崗下的茅路，正疾走着駝羣的行旅。沙土掛滿了衣服。伴着駝鈴，唱着那雄壯的成吉思汗馬隊的戰歌，漸漸的遠去了。平原是一片靜，深沉的陷入了落日的黃昏裏。

妳是穿着一件白地紅點的長衫。（我還記得，那衣料是那一年夏天，來一批賣「大車眼藥」的日本鬼子賣的。晚風吹揚起妳的衣襟，妳的頭髮，臉蛋浮起一層淡淡的紅暈。嘴唇上下顫動着，使妳兩腮現出了招人愛憐的酒渦。黑長的睫毛迷濛着露珠似的眼睛。妳呆呆的坐着，我喊妳不應，我湊到妳面前妳也無聲。我問妳為什麼不說話的時候，妳却嬌滴滴的哭倒在我的懷裏了……）。當我聽見妳和秋雨般斷續的哭訴：「我！永久等你！」的時候，我是慘然的凝望着遠天的白雲，心坎上，泛起一陣落日的迷茫……

我不是願意離開生長我的草原，我不是願意離開了父母和妳。妳知道，爸爸沉痛的訓示我，叫我跑到中國的南方來，爲了我們那一代巴爾虎子孫的來日，叫我深切的領受祖國文化的洗禮。因此，我才投入祖國母親的懷抱。

我將要告訴妳這事體，也許妳會驚訝。其實，這並沒有什麼可驚的。一個老鄉，離開他生長的草原，被敵人拉到前綫打自己的同胞，妳知道，這只是死路一條，是他所不願意的。那些，被敵人宣稱在前綫死去的壯丁們，他們不一定是真的死亡，而是他們的奴隸的命運死滅了。他們都是回歸了祖國的戰綫，英勇的。決然的。開始了他們血恨的反攻。

前月，在我所服務的殘廢軍人工廠裏。就是這樣的看見了去年三月被敵人強拉到火綫來的左勒布了，他是在山西作戰反正過來的。由他口中，我知道了而今的家鄉哪，已淹沉在血腥的時代了。……

我知道了父親已被敵人害死，我知道了我們村莊的破碎。我知道妳已是一個能騎善射的少女，在開始同敵人戰鬥。我也知道，我們那一代失去了祖國保護的人羣，如今已變成一條戰線的鐵流。

他講：那是一個初夏的傍晚，村人們在過飯都在院子裏乘涼。突然父親的衛兵由寶扎諾爾騎馬奔回來，滿身是汗，進到村裏便喊起來，說父親被日本鬼槍埋了。因為日本鬼，在會場上，逼着父親交出新巴爾虎的隊伍。迫令簽出後不學中國話而學日文的條約。又說父親依仗俄人供給軍火，要待機造反。全被父親拒絕了。結果被敵人給活埋。正在說這消息時，有三隊敵兵坐着車開來了。包圍了咱們的村莊。一羣日兵，衝到我們的

屋裏，把母親綁在院里的馬柱上。用一隻大貓塞在母親的褲襠裏，把母親的褲腰和褲角用帶子繫緊。之後用棒子打貓，貓在褲襠裏開始用銳利的四爪掙跳。結果。母親的整個下部，完全爲貓給抓破了。鮮血染透了褲襠。口流着血，死在柱上。……

這時，村人們的憤火已經燃燒起來了。妳突然帶着都布泉的五百馬隊趕來，將村莊給圍住，激戰了兩小時，將敵兵完全消滅了，是夜，妳開始被村人們，和爸爸所遺下的輕騎隊擁戴着，燒燬了村莊，妳帶着他們穿過了克魯倫河。越過了呼倫草原，帶着羊羣，馬羣，獵犬，出沒在博崗山和大興安嶺的山林裏，出沒在無邊的草原上。冬天，那片雪野留着妳們聯翩的騎印，夏天，草叢裏蛇行着妳們的列羣。家鄉的那一帶叢林，山崗，湖邊，草原……再沒有我倆的歌唱了，再沒有我倆的笑聲了。只留下，杜鵑長啼，唱斷了斜陽，只留下風吹落葉，鋪滿了山崗。

回憶像一重深沉的霧，我們童年時代的伙伴們，那些，成長在西伯利亞寒風吹着的，我們巴爾虎草原上的一羣啊！……如今，流離死傷在祖國的土地上了，這是多麼使人驚心而又興奮的事呀？

我知道妳已是一個妙齡的少女，一定發育得更好看起來。在我走後，妳中夜起來把羊皮鋪在草上，靠着慧星底異樣光芒，來辯認我漂流的行蹤，面對着身畔的螢火的紫燄，流着妳的熱淚，在白天，妳常常一個人，拖着孤獨的倩影，吳立在招鳳崗上，手理着

妳零亂的髮絲，風吹着妳盈淚欲墮的眼睛，白的雲天，綠的草原，讓悠悠的往事，世代的重轆浮壓在妳的心頭，淒然啊，妳是深沉在迷茫的哀傷中了。……

可是，我呢，沒有那一天，我會忘記妳，我會忘記父親和母親。沒有那一天，我不是用遲滯的眼睛，望着白雲的那一邊，眺望着巴爾虎的草原。

註一：巴爾虎，是來自西蒙古的布里雅特的後裔，混合着堪洎金，額魯特族在內。

註二：壽寧寺，在貝爾池附近，每年五月，蒙古人來此與別的種族交易。

註三：鄂倫春，此與索倫族同種，其文化承染着通古斯語言，鄂倫春人精通之。

衷 曲

涪江，跳盪着藍波，流過平原，流過山峽，蜿蜒過金色的沙灘。有如一條蟄居的巨蟒，蟄伏在川北赤沙層的原野上。水聲潺潺的，悠揚的歌着。和着密茂蒼鬱的兩岸，在山林中，度着原始粗獷歲月的人羣的土歌。和着光着身子沐浴在陽光下，沙灘上淘金人的小唱，和着匍匐在江岸的幾百條，脊背上的汗珠，像活蟲子爬的那些，拉絛船夫喘呼喊……江水流向陵嘉江的胸膛。

在這條江上，我有過四年的棲息。江水和眼淚，養育過我，也養育了和我一樣的旅人。涪江，我絕望的向它喊過祖國，我興奮的向它喊過母親。它看過我哭，看過我笑，看過我拖着枯瘦無依的身影，孤獨的在月下走。也看過我在荒漠的江邊上唱。

我唱過，那高大的簞叢擁雪的山，我唱過，那無際的，深綠色的草原。那窗外落着雪，毛雪舞着風，炭火旁，聽過老人講着神話的夜，那古柳下歇涼，那兒時泅水的河灣。

然而，是那麼一個苦難的夜，封鎖了盛京古城，那個漫長無止境的夜，留下我十年

無止境的跋涉。……………

童年，記得是夏天。門前的垂柳架起一片濃蔭的中午。一個賣繭綢棉綢的商人，在樹下，放下包袱，坐在上面，他祝福我長大，他說長大了，就可以跑遍天涯，他向我述說他走關東時的艱辛，他說下了遠方一個個的鄉村、市鎮。一片落日的孤城，和一間間月冷鷄鳴，閃照着星光的，凹谷間的雞茅店……………。

從那時，我常獨自猜摸，坐在一條落照的柳堤上，呆望着遠方的雲山，我羨慕那從遠方披着夕陽，托鉢走來的僧侶。我羨慕那些起早貪黑，迎着暮光，鞋底綁着麻繩的旅人。他們，我想總是幸福的。

今已是流浪了十年。在旅途上，童年消失了，黑大的影子長起來。我懂得了嘆息，我也懂得了小時在家鄉，看草偶而喘息在大門口，雅跨車的山東人，望大門上敲一下旱煙管。呸！一聲，抵出一口痰，望着遠方白雲時的鄉愁……………。

涪江，我的母親，我該告罪的是我還年青，我有着一般年青人傲慢的個性。我不愛敷衍那些讓世故磨光了頭的人，我却喜歡，世界社會永遠是一朵孩提的天真的微笑，從離開家向關內流亡。十年，在人世冷酷的淒涼路上，我飲盡了憂鬱的青春的血色的酒。我走遍守補國原野上的每一個清晨和黃昏……………。

涪江，我的母親，我十四歲出離鄉土，二十歲開始飲着你撫慰的奶漿。四年前，在

經年積雪的秦嶺，石谷深森的棧道，爬着，喘息着，霧里，向遠路摸索；月下，向溪流懷鄉。從小河微凍的冬尾，一直走到原野上的花開，向那溫暖的盆地前進，投入你的懷抱。而四年後的今天，又隔上幾重水，幾重濃霧的山，向遙遠，我遙遠望不見。

在遠方，我惦念妳美麗的黃昏。坐在黃卵石鋪着的沙岸，我看過妳靜靜的江流。我看過從兩岸巔礪堡的缺口，伸出緋紅色的落日的餘輝，我看過喜悅的風掠過含烟的村寨，竹林……

涪江，我的母親，我的路是一直憂鬱的嗎？它無盡無休，折磨我至永遠，在一個並不憂鬱的古城里，我遇到一個妙齡的姑娘，在同一的文學路上，我們相識又相知，我和她有過共歡快的日子，而今，我孤獨的度着每個對青燈顫抖的夜。……

當我蒙受她的熱情，是僻在古城里人們所共知，我抓不住她的生命，像抓不住落日的余光。那個黃昏，一盞青燈倚在她的床前。我坐在旁邊，她拉着我的手，她費力的，一個字一個字的吐着遺言。她說我還有更長的路走，縱不是再爲自己，也該念着十載飄零的祖國高原。她要我忘掉她，不可忘掉她年老的母親。她要我忠實於文學，她惦念着我的無依和淒涼。……

生前，她爲我的性格，她說下了而今是螳螂在它饑餓時，吃它自己大腿的時代，她像一個年長的姊妹，對我，對她的朋友，都是那樣情意殷殷，她剛強，却也有着憂鬱氣

質，她的話，像中夜里搖飄過星際的雲，她和她的摯友，那幾位蜀國世家的千金，大熱天爲我抄改文章……。

涪江，我的母親，我只恨上帝爲什麼給人以愛，予人以情，既有生，又何必有死？既有秋，又何必有春！

我還健壯，健壯得像往昔，而且更有活力。我記住那顆墮去的殞星，她曾照耀在我流徙着悠長的旅程。我記住受難的祖國，它是在苦難中生育了我。我珍貴在她溫存中給我的鼓勵，我珍貴祖國給我以十年艱辛的鍊冶。

遠 簡

倚着窗框，全身仰坐在寬廣的窗台上。我望着高放幽光的夜空，我靜靜的數着睽眠的星。窗下是籬蘿架下的月影道，道那邊便是山坡叢林。我低下頭，看見林裏一盞淡淡的小油燈，聽到那家茅草屋裏女人紡線的聲音。這樣風靜的深夜，孤燈淒迷的斗室，我的心，像塞谷裏的溪流，在綠苔上悄悄的流着憂鬱。.....

生活是平凡的，而又是充滿了殘酷。歌和醉，熱血和慘殺.....。在這光怪陸離的社會里，我不知道應該說自己是勇敢還是懦弱的？但在人生多灘的長流上，我並沒有攔了淺.....

和往常一樣，我珍惜感情，而我又怕感情。我歡喜興奮的酒，我又怕酒杯挨到我的唇邊。和往常一樣，我歡喜快樂，而我的快樂又是那麼少。.....

在沉默這一點上，我像幼年時的一個女教師。她是一位沈靜的女郎，然而我知道她心中却蓄滿了哀怨。有時我暴躁的性格又相同於父親。積鬱時，心情便燃燃不安。一個晚上，和紀澄先生過江。在輪渡的船上，他察出我心情的不寧。他鄭重的說我應當排除一切雜念，注意着自己的前途。他的話那麼沈重的打着我的心坎。望着江心閃爍着的銀

波，翻捲着白泡沫的波浪，我一直沈默到彼岸。也有好多友人，像你一樣寄我珍貴的遠情：說忘掉痛苦，但我們不能忘記；說我們要用我們的力量，來取得充滿着幸福的，歡笑的好生活。但我們的汗和血，交織着知覺的人生在祖國高原上開花和結果。另外還有一般朋友，特別提到我的性格：「那時，你還是一個有說有笑的孩子！」這些，我只是悼悼的念着自己和那風雨中的身影。我的眼睛常向黃昏到天明……

你知道，十年的陰沈下，我生命的那一直經歷了大大小小的礁石。在人與人的肩膀間，我感到擁擠的，是人類的心靈，而是一個個孤獨。虛偽毒辣的心。我記過我和你一樣是帶霧的人，永遠得不到別人的了解，永遠丟不掉自己的憂鬱。在古城的駐足，彷彿我走過千百年遙長的旅途。在古城里，那些明眸着冷靜的人們，像蛆似的蠕動在醜陋里，那怕是那口道德，那口正義的先生，也有著其卑劣的卑劣的手段來苦害一個個坦白的青年。我常常想起那古城裏留下我一段黑暗的陰影。

那一次燒毀美酒，正在聖誕的夜裡，歡笑的朋友，大約的對我這裏聚會。對視下，一雙雙風塵的臉，對著苦笑的臉淚，談話中，各人述說著各人百花蕊葉的故事。當友人為我舉杯祝福的時候，容情怕的從嘴角裏升起梵亞玲來，我只是凝望着那前，一隻隻舉杯顫抖的手，美酒，美酒已潤不開我久睡的眼淚。……

有多少不眠的長夜，我不耐於黑暗冷清，倚着窗綠，窗外沉沉的天空飛着紛紛的雨

絲，躺在床上，四壁立着嚴靜的黑暗。我幾次想用自己最後一口力氣，吹熄自己生命的燈火，世界不在我的周圍。我也不存在世界裏面，可是，生之戀慕竟是纏綿的，遙長的。天涯路，人們咬緊牙根走，每步用黎明和黑暗來交換……

我知道自己近來病得厲害了。和以前一樣，是永遠被熱情折磨的。我常常希求能夠學到皇那樣冷靜，我認為人有一種寧靜是——刻於幸福。在動盪的生活中，那次我攀登高遠的黃山。在山頂上，我靠着一株幾把粗的老松，我癡癡的遙望着遠天的雲霧，和腳下玉帶似的江流，我淒然的向遠方浮起一片火熱的思戀。這一切都是可悲的，凡是溫暖過我的，如母親和英雄一世的父親，在青春滋潤過生命的年華里，全部一一寂寞的離去。那天，我撫弄着長青的松枝，我體味着不長青的人世。我鬱鬱的走下黃昏淹沒的山坡，我的淚洒滿了青石徑道的歸途。……

在痛苦磨琢的時日里，我更其以堅貞的心來憑弔那些死難的戰友，我常遙向古城念起你來。你受過伙伴們的懷念和哀悼，你在簡案中，空手遨遊過萬里江山的祖國。在春三月的三古山腰，你綿綿不斷的對情的仙訴着那些尸血和淚，滋養着貧血的祖國的故事，聲揚了我今天絕望邊緣上的徘徊。

古城，她是我第三個煙鄉。四月槐香正濃的日子已快到了，也就更淒加重的描繪了我憂惱的心業。可曾有人叩訪過，金尸窟的故鄉？可曾有人穿過大街，走在小巷，在淒

其風雨里，想起其歡快的夜遊？可曾有人怕驚散那滿天的繁星，在荒漠的，飄着月光的江邊緩行？……

但我在遠方却是永遠的，永遠的向古城裏的朋友一一祝福。友情的洪流是我生命的泉源，在記憶的鍵盤上，我永遠有着不盡的調子。

前 夕

山城不再披着古老的憂鬱，遠行人却丟不下鄉愁黃昏，帶着筵後的餘醉，誰曾想那次江邊散遊竟是最後一次呢！伴着老教授威爾氏龍鐘的身影，和繡絲小姐在齊閣的荒灘上默默的舉步，彼此的心，都在悄然的懷着沉重。……

老教授緩緩的移動着腳步，他用一種悲沉的聲音問我不回去的理由，千里波瀾，他說往來還是可以回籍祖國的，年青的人爲什麼戀棧於故城，他沉默的看着我，用右手攏一下他灰色的長髮，多網紋的臉上泛濫着海枯槁的哀愁，他轉過頭盯着遠處靜靜的江面，江那邊含霧的雲山，和江上載着黃昏悄悄歸來的白帆，他又啞然的低垂下頭部，凝視着脚下碎了的斜陽……

彷彿這是一種灼熱的氣體蒸發我的全身，我感於孤獨慣了的人，愈是遭受體貼愈是感到苦寒，像一個蒼蒼下委曲似的孩子，我記得，那時我竟在他身畔落下孩子傷心的血淚來，這淚是湧出於心底的，這淚是出自於聖潔的靈魂的，實在，長久的孤單冷酷，對終究來的溫柔怎麼能不做着難心的驚訝？！我找不出不去的理由拒絕老教授的好意，但我

却得出故友，祖國兩相戀的那點溫情，我怔然的迎着晚風，我激蕩着被晚風撩起的那片生之恨慨。

沉默中，老教授又把他沉默許久的話憶起，他走，說，靜，靜是那麽沉重而顫動，他近乎責整的說我為什麼故意用憂鬱縮短自己的生命，他說我將要被文學傷害，太熱，也將要被熱情掩埋。他一步一步的踩着鵝卵石，他一句句的說下我種種的不該。他說我應該像 Lamartine（拉馬丁）那樣留待於老年寫出一篇如 Le Lac（湖）內質相似的長詩或者散文來。年青人為什麼如此匆匆就奔起去。老教授誠實的停下脚步，向我凝視許久，才把他慈悲的光從我臉上拉轉過去，向着深藍色的江心，許久包圍我眼睛外膜的淚水才抽空滾落下來。

風在耳邊吹着，江水在身旁跟蹤的哽咽，我們同老教授無言的坐下。那時，天色正是一片無邊的蒼茫，月亮在遠空升起，星星一個個在暗幕中跳出來，黝黑的江面浮過沉沈的童叢，不知歸航何處的船夫有節律的搖着槳，嘩嘩！嘩嘩！嘩嘩！的又遠了。

我始終沉默着自己，這沉默也是一種享受，躺下的月如水一樣的清，水又是月一樣的明，為什麼不願別開的人偏偏最易分手……

蒹葭在身旁幾次招呼我，問我為什麼今夕如此靜，我沉默，哀感的心我只能回答她聲苦笑，以外，也許她會從東流的江水中得到解答，她的眼睛溼了，垂下頭，她低吟

起祖國幽靜的田莊，教堂，她輕輕的唱着愛爾蘭之戀。歌聲是那麽蒼啞。

老教授擁着風衣爲戰鬥中的祖國帶着幾分酒意的哭！，他講着他憂悵於心底的那份酸辛，那故事是他在一個有月無光的晚上，一壁給我沖着咖啡，一壁講給我聽的他第一個兒子是會粉碎在法境高空的，他第二個兒子已參與光榮的遠征行列，他低泣着古中國使他不忍別去的恨意，在許久哀述之中，他的話又轉到我的頭上，他希望我能不使他失望從事於學術，要我上進，二十五歲正是臘梅初開的時節，他說以後至少還有二十五個可祝福的除夕。

夜灘飄泛着幽淒的光，老年人的話叨叨不休，像晚風一樣。

那一次離別的前夕就是如此的分手，兩月無音，常使我向白雲深處獻送着遙念，現在，突的接到莉絲自印度寄來一封充滿了血和淚的長信，她述說父親威爾氏在新加坡被敵人逮捕押送日本的消息，而今還沒有下落，她發下血書，要把青春粉碎在露西亞的土地上，她要歸來，她要戰鬪，讓媽媽一個人在天邊懷飲着人生恨長的苦酒。

望着潦草淚痕斑斑的字跡，我呆呆的憑窗遠眺，天外陰黯的行雲，恰如我憂鬱的一顆心葉，我想到離別的前夕，宛如昨宵似的，實在，我們共同的生活是那麽短，想不到種下的感情却像江水一樣深長，向東島，向印度高原，我以至高的友誼迎着歸來戰鬪的少女，俯首懷着酸辛的心，我默誠的祈禱着老教授的平安。.....

遠懷

秋風人遠，我有着無底的懺悔；江村黃昏，我有着不盡的思戀。東北，我摯愛的高原富士，在敵人魔掌下已挨過十一年殘酷的日子。它泛濫着飢餓，殘殺，爭伐的黑影。它孕育着憤怒，新生。那反抗的激流。十一年前，它伸出優美的臂膀，輕拂着柔軟的青紗，向鴨綠江波岸的你們自由做着招喚，你們由這方奔來，喘息未定，又向遙遠的遠方奔去。.....

九一八恥辱的日子是降臨在我十四歲那年。桂花開的季節。我留居於盛古城。我們都是在城東郊那所野崖圍着的學校相識，那時，高粱已經收割，農忙的季节已經過去，鄉村的生活已開始接近悠閑歡欣的日子了，我們也跟着用散步珍貴着那一串黃昏。

我記得有一家茅舍，隱匿在我們大操場的左邊。我們常於黃昏走去，站在田壠上，我們故意盯着那家紫着紅髮辮子的村姑，她拍哄着野草裏的鷄雛，她站在黃瓜秧的林梢架旁。秋涼用晚風扯動她藍色的衣襟，雜色的霞光為她的臉頰抹上淡淡的紅暈。我幾次都那麼頑皮的遞過去幾聲喝采，也許你們，還記得她那時如何羞意的躲進茅舍吧！

那家蓄養了幾十隻如玉的白鴿，它們飛翔在黃昏裏，是那家人告訴我們的，這是對

黃方，向草地上牧童的招喚。茅舍升起炊烟，攆着風向，蜿蜒向遠空如一縷輕輕蕩過天際的烏雲。我們坐在光潔的院心，我們看着農夫們用白布包着頭，用鋼鋸子，把捆好的綠穉堆成方形的烤台。農婦們挽着袖子，着白圍裙，大概你們還記得，她們在房簷下汲酸菜淹蘿蔔的情景。這時，白色的鴿陣如雪花似的飄落在茅屋頂上，縱遠方，牧童，和那在野地扒高梁杈子的小伙子走回來了。伴着蕭瑟的殘風，我們會先聽到他們抖盪的鞭聲和怪腔的村歌情曲……。

如今，十一年了，這鄉情也跟着我們度着悠長的歲月，客途旅中，我常念及我們M.D.，那些伙伴。我念及那所幽靜的校舍茅屋，我更念起奔流在祖國原野的你們。那次三月山城你們回鄉舉行一次尊貴的茶會，在會場上，在那片熟習的而又不太解的語言中，我彷彿又嗅到了你們的氣息，我檢視着座中面孔，我找不出你們之中的一個，最後，我才知道，你們從北戰場匆匆的歸來又向東戰場匆匆的去了，你們唱着戰歌。來自風砂，又唱着戰歌投向那片汪洋萬里的海濱。

在浮萍的飄泊中，我最怕的是如此離落的秋天。秋天。是一把旅人的鑰匙，秋天，最容易撕破遠行人的心懷。朋友，十一個長年客旅，風塵中，我不復是往日相值時那樣年青，我已經像秋葉般飄零了。我爬過了重重崎嶇的世路，我又飽嘗了比世路更崎嶇的險詐的人心。但，我敢說，飄泊風霜只能侵蝕我年青的容顏，在我臉上，無論何時重

逢，你們都會看見我蒼老的面容還如往日般透露着生命的新鮮。……

我愛春天，我覺得人生應該像春天那樣透露着新生。我愛秋天，人生應該像秋雲一樣高朗，可是，我也曾用憂鬱擁抱我生命的舞盤，我失望得連站起的力量都沒有了。我把人生比做戲台，開戰時，那些角色儼然如君臣父子，鑼鼓一息，又誰是兒女夫妻！但畢竟我是由憤怒驅逐的，地走來的，我還應該以剛健的步伐，走向那恥辱中的土地。

當我由西北原野舉步入蜀的日子，在冰雪的秦嶺，我背着行囊，一步步攀登着溜來欲滑的山道。那時正是三月初春，我從陰懷的山嶺望向遠天的白雲，我悄悄的念起白雲下在北方原野的你們。你們鬪爭在北方寒谷，你們以血液滋潤着一座座倔強的城，我在山路上唱起阿里朗，阿里朗已撿起我故鄉的那片憂傷！

朋友，不正是如此黃昏！我們相識未久，在操場南首防水的土壩上，你們向我說着鴨綠江彼岸的你們的家，你們各自述說家的破碎，述說敵人的殘酷，「阿里朗，阿里朗，」它帶着遊子的憂傷，那激動的歌聲如今還留在我的心上。……

我們在敵軍監視的生活中，你們會記得，我們的物質上是多舒適，我天天跟武師德夫人萊蕪跳着Tap，上樓下樓，在走廊底下，日本兵竟同我接近起來。從那時，他們向我討吃中國飯菜，他們同我在大草場上踢球。但是，我懂得有一部份敵人生來就是犧牲，他們在每天夜裏到四村去姦淫婦女，每天早上，他們在教室寬廣的窗台上，曬太陽

，一壁擦着鄉乃上的汚血。Oscar Wilde

那又是古城陷落後的一串灰色的日子，在恐怖中，我得到了你們真理的啓示，真理凝結了我們的友情，像海一樣深，像天一樣高潔。我願你們在日本市面裏展開遊浪的生活，我們却暗地裏進行着嚴肅的工作。當我在黑夜，靠着我騎牛的本領，我把白日傳單塞在長袖筒中，在十字路口我摩手向高空揚起，傳單還是成打的飛向無空，待落下來，我已鑽進黝黑的小巷了。

那時，我知道你們是在金明先生的領導下工作，然而，我並沒有見過金明先生。你們講過三三漢城的世仇，你們談論過他精明敏學的努力。那次十二月的風雪帶來了一次大逮捕，我們都分開手，到可靠的地方去避難。我是離鄉下一個親戚家裏，一天下午，我正在僻靜的雪野地騎馬遊玩。在我身後突然來了三個便衣輕騎，他們掙掙的掏出手槍，逼我走向幽黑的小路。在前面我驚慌的打算着，任這馬駛着我成囚的身。突然背後傳着槍響了。兩個人倒在地上，他們之中，一個穿着黑斗蓬的中年人，黑面孔，拍馬上來，讓我跟他趕快向裏逃去。我們在一家旅店中安下了，他爲我訂下一個房間，他說下晚來，他沒有留下姓名推門走了。

那天下午，五點多鐘，我正在爐邊，我聽着窗外雪地上有吱吱的脚步。另一個陌生者推進門來，問了我的姓名，他拿出一個條子，那字跡是顛亂的，最多不過二十個，叫

我趁晚八時趁車回歸遼方草原的老家暫避，下面落着金明先生的簽字。呵！我驚跳起來，那個救我的人是他嗎？他爲什麼沒有來呢！我追問來者，那人低低的說出金明先生被捕的事，他又拿出百元讓我做路費。他出去了，我諦聽着窗外雪地的腳步，我含淚望着爐中的熊熊的火燄。……

那晚上我迤邐離開了黑暗古城，我回歸那片大草原上，以後，你們告我金明先生就是死在我登單的晚上。我一直帶着這仇恨奔向祖國的南方，我同塞外的伙伴們，用恥辱憤恨喂養自己，風晨雪夜，我們的淚都是悄悄的流，流在自己的肚裏。

十一年，金明先生用他有爲的生命拯救了我自己如他的生命。十一年，壯士的血在那古城中滋潤着古老的愛怨。十一年後的今天，朋友，該是我們相互祝福的時候了，願我們更勇敢，更倔強的踏着金明先生的血跡，擁抱着我們戰鬪的祖國。

現在，我站在聳高的懸崖，腳下是綠色變藍的嘉陵江水，遠望是一片海一樣湛藍的星天。以夜的遠旅者的心，我默默浮起惆悵，是哀思也是懷想，我悄悄的仰首北方。

燈 下

是初秋哀涼的風捲起我心底的鄉愁，現在，濛濛的細雨又在窗外纏綿着秋意，我手執父親，母親壯年的遺容，燈下懷親，我禁不住失溫者的辛酸。父親以豪壯的丈夫氣概，繼承祖父的遺志，在北荒遼大草原上，建下特有的功勛。母親以年青賢慧的德性，伴着父親，養育子女度過一世的辛勞。結果，兒女們想着成長的羽翼遠遠的飛去，讓雙親憂鬱的死在孤寂寂的晚景里。……

父親是一位健壯英武的長者，年青時有着英烈的氣質，攬着他美麗的妻子從富有的王府出走，因憤於家族的羈產，拋棄一切應得的草廬牧場，而單獨的走向窮苦。當生下我的時候，父親早已在困苦中單人獨馬創下了偉業，我享受着金色的生活，也曾回到那族中歸還的興安嶺山野。父親從來不向我們談到家族中手足爭產的家常，爲的是怕我們這一代弟兄間承染着這種印象，我感念父親這種偉大海懷的胸襟。

幼年，父親關心我的學業，親自教我以詩詞，而又是那麼注意我的身體，教我騎術和射擊。母親因爲膝下缺少女兒，常縱着家人爲我打扮女孩子華麗的裝束。我每當下學歸來，母親總爲我留下隨着季候變更的吃物，小心的看護我讓我受不到一點災病。

是幼年里一個冬季，軍隊裏舉行四十里外的雪山遠旅，我是童子軍小隊長，天還黑的時候我就爬起來，母親吵着要我穿着長筒的羊毛襪子，而我仍就穿着露腿的短褲跑了，我們正在校裏的操場上站隊準備出發，我發現隊伍的前面，母親正在着急的閃動着目光向隊中搜查，我故意躲在一邊，想盡方法避開母親的視線。結果，一個先生把我喊出來，我紅着臉鼓着嘴巴走出。母親把我哄進一間教室中。傭人爲我穿上羊毛的襪子。母親哄着說爲我買一雙更好的跑冰刀，那一天，母親怕我在半路脫下，在冰雪的路上，在冰雪的山道，母親都是以她衰弱的身子伴着我們長蛇的隊伍進發，而我一次都是沒有給母親一點好臉色。歸來的晚上，母親就受涼咳嗽起來了。在炕上躺着有半個月的光景，才能下地走路，我永久帶着這懺悔不過的回憶，念着母親的慈愛。

母親喜歡各式樣的花草，在後花園中修造有假山和涼亭，前院遍佈着吐香的花盆，母親特別喜歡夏天開着的玉簪，和冬天雪裏面凍青，凍在口色的雪道邊依舊長着嫩色的綠葉，結着鮮紅如豆的圓珠。九月菊開了的時候，母親房裏的顏秀球和玻璃罩花正鮮艷的開着粉紅的花瓣，擺滿了窗檯和地下，每當黃昏，母親拉着我在後院散步，指揮傭人灌溉花木，有時親手洗刷不潔淨的花葉，父親坐在亭子裏飲茶看書，有月光的晚上，父親爲我講述一個有趣味的故事，有時兩個哥哥和嫂嫂們圍在父親的面前彈琴和歌唱。

可是好景不常，九一八的暴風雨來了。那時父親遠在滬甯，哥哥遠在國外，我們困居在古城中，敵人常借故紛擾，母親常在冬天身衰，恰又在一個冬天裏爲了敵人指名要我的二哥，我們全家趁夜逃奔，寄居在朋友的家中，那一段恐怖的日子，使我更嚐到了失去祖國保護的悲哀，我躲了一個富麗的教會中，一個年老的牧師看護我，有時我在黃昏以後跑到母親居住的地方，坐在母親旁邊，看着母親含淚的愛撫，夜深由嫂嫂送我走出一段陰黯的長巷，我自己再跑回教會去。

當母親病重的時候，我更不停的留居在身旁，有一天院中走進幾個持着刺刀的敵兵，他們進到每一間房裏不知搜索什麼，他們逼着母親起來，別人用日文爲他說明因病不能起來的原因，解說許久，他們才恨恨的走開。從那時，母親便有意叫我逃進關裏，而又關懷我萬里奔波，不恐讓十五歲的孩子遠走，於是母親很想替我完婚，恰又是我們寄居的姚姓府上有兩位千金，我們都很熟習，兩位小姐的母親非常喜歡，她會同母親商量過，我還不知道這事情的時候，兩位小姐已知道了，她倆常在母親炕沿邊坐着講笑話，企圖爲母親解憂，然而終因爲嫂嫂極力向母親說明早婚對我有害的理由，才打消了母親的心意。

母親在病危期中，二哥曾化裝一個商人模樣乘海船由天津回來，在一個刮着凜冽的北風夜，二哥回來了，他坐在母親的面前，母親流出心底僅有的乾淚，說不出一句話來

。二哥在恐怖的城中踰了六天以後，母親的病漸有起色的時候，二哥不能多住了，母親抬起顫抖的頭部望着二哥緩緩的跨出門坎的身影，就在二哥去後不久，母親一個夜裏竟至氣絕。……

那一夜我還能清晰的記憶，我記得母親低低地呼着「我」的字，讓我睡在她的身邊。我躺在坑裏，寂靜的夜我諦聽着母親那艱難的呼吸聲，我望着母親的脖子那暴露青筋的喉管，我悄悄的哭了。昏黃的燈光照耀着母親仰臥的面孔，到一點的時候，母親曾用力的向裏轉一下頭部，用枯澀的眼光望我一下，我連忙爬起，我把臉湊近母親的嘴邊，我看着母親有話說不出的那種難過的情景，我眼淚會滴在母親的下額上。她急促的喘着氣，勉強的說出一聲：「不要……緊……」的話來。我望着地下打盹的女僕，黑暗的棚頂，我的心像裂開似的痛楚，而後我看見母親又平息的睡下，我也在昏沉中睡着了，不料在天剛亮的時候，我突的被人們喊醒，我爬起來，看見人們正忙着在地下的木板檯床，大嫂忙着爲母親梳頭，一邊哭着說：「妳等等，會再走……」明白點，「我連忙抱着母親的上身，我哭泣着，我所睜開眼睛看我一下，母親以停滯的眼球從半合着的眼睛縫中望我一下，還點點頭，更輕更細微艱難的呼吸着，母親，我慈愛的母親就在那早上終止了她度過四十七年風塵的生命……」

我守着母親的靈位，每天，我爲凄冷的回憶未來的憧憬弄得如癡如呆，我見着有很

多遠族，他們笑着臉來，却在母親的靈前像一個暮色中的烏鴉乾乾地發聲，不落一滴淚來表示弔傷的形式，他們的心里都是爲個孝布和推施的。曾經一個年老的婦人，她剛剛拿出手帕子掩臉哀號，我不耐煩的走上去拉下她臉上的手帕，叫她站起來，我告訴她不哭也給孝布和推施的，那個老婦人竟難爲情的樣子走了。

人悄悄的來去，這究竟是爲了什麼呢！我每夜守在母親的靈側，望着淒清的靈燈，我小小的心裏使霧一樣的猜摩，狂嘯的風不時的襲來，院落裏一片陰涼和沉靜，我曾拍着棺木低低的呼着母親，帶去吧我這無依的靈魂，母親在病重的時候，我坑坑窪窪着門坎外的天雲，呼喚着哥哥的名字，一個寂靜的夜里，母親勉強坐起，讓我用剪刀割斷她的小皮襖，打開她的檀木匣，母親含着眼淚給予了我三筆財富，讓我收着用心孤苦必需的時款，囑咐我處在這些兄嫂之間應有的慎重，然而，母親向我說到的全是今日我領受的事實，在母親死後，向祖國南方漂流中，我別母親給予我的財富用得乾乾淨淨。

母親出殯那天，我披着孝衣，在遙長的行列前面，迎着雪野的北風，披哀婉的樂聲所攪動，我簡直過步的力氣都沒有了。當抵達積雪的山頂，埋下時時候，母親的棺木被無數花圈掩蓋着，跟着就是凍結成塊的黃土。母親的棺木我再不能用手摸一下了。我頭都向棺木撞去，我被人羣抱住。在我重行清醒的時候，我看著已是一堆黃土砌成的墳

了，太陽已漸漸淹沒在遠方，父親替着我流着眼淚，拉着我的手在母親的墳側走了幾遍，終於離開墳墓走下白雪鋪着的山坡。

那以後，父親料理完喪事又要遠行，在動身的前夕，父親又把我送到學校讀書，當我送出了父親，我立在學校門口，我看見父親二步一回頭，兩步一回頭的張望我，一邊轉過頭去用白手巾揩着眼淚，父親高大肥胖的身軀在胡同口消失了，幾個同學把我拉進了校門。

四月的家鄉正是春風吹溶了冰雪，溫暖的陽光割裂了結凍的河流，歸南的雁子也要北來了，農夫們正微笑的含着煙管站在屋簷低語着「七九河開，八九雁來」的諺語，就在那個春天，我在校裏因玩着「浪木」而折斷了右腿。

半年，我躺在病院的床上，全身瘦成骨骼，我經過兩次性命交關的手術，才算保住了我的腿部和沒有一點殘廢，正是炎夏七月，我出院了，我乘着火車到父親居住的海濱，父親在我面前流着眼淚撫摸着我的腿傷，之後告訴我他在月前娶了繼母的消息，跟着父親帶我到一所院落，在房間裏拜見了繼母，她是一個模樣還不差的女人，三十八歲的富有的老處女，當我向她行三鞠躬禮的時候，最後一次我竟爲眼睛蓄滿了淚水而抬不起頭來。

當我第一次由北平回家，重新夫妻同繼母因家務吵架的時候，我曾幫助嫂嫂而警告

繼母，於是我得罪了繼母，她在父親跟前說着我沒有禮貌的行爲，父親竟把我打傷一次，我帶着傷痕悄悄的跑回國裏。

我懷念父親，然而父親那次殘酷的打傷卻令我懷中含怨，我居住金陵那年春天，父親遠遠來關裏看我們這羣兒孫，我每天伴着他遍遊金陵的名勝，而父親也懷着離去兩相難的情意，一次在玄武湖邊的亭中，父親望着藍色平靜的湖面，訴說着自己要下繼母的不該，最後徵求我的意思伴他回歸東北。說繼母準備全家的產業給我，然而我拒絕了，我又說起怕再度遭受毒打的話來讓父親沉默了半天。南方春天的氣候留不住父親，我們苦苦的挽留父親移居北平，另外派人再把繼母接來，父親仍然以爲我們記念前痕，在一個溫暖的早晨，我們送父親登上了北上的列車。

就從那次父親離去，直到今天還沒有信息，有的人說病死在古城中的老宅，有的傳述着因敵人追索我們兄弟三人，和讓父親出頭做事的原故被逼死在敵人的深獄。……

父親究竟怎樣死的，到現在還使我渺然。然而我知道，如果是爲了病，以他健壯的身軀，我知道他一定病死在懷子傷心的憂患中。如果是遭受了敵人的毒手，即是犧牲在他向來剛強，承受着祖父傳統的個性上。

望着秋高的流雲，我常常懷起家的思念。燈下懷親，連窗外的細雨也不住的纏綿，我從簾擁着桐葉的窗口探向雨中的庭院，見不到雙親的慈顏，聽到的，只是江水如訴

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

1111

臘梅

冷峭的風已吹開了美麗的臘梅

而我的心還是如此陰沉。……

幾天來，天雲總是寒苦的充滿了用意，陰雲下臘梅却開遍了山前山後。我坐在屋中燈下，總聞到風帶進來一股清露般的幽香，我放下書本立起，我想，是窗前那一種植物吐出的幽香呢！我走進窗櫺，見江邊岸的燈火如睜眼的星閃爍在黝黑的遠方，嘉陵江在昏黑中像放逐的旅人踉蹌的鳴咽的流過。這時候，送茶的小姑娘推門進來，我問她這幽香的來處，她說是後山坡上初開的臘梅。……

棕色的紅茶杯在手中蒸騰熱白的氣息。

歲暮燈下，我想起了一個永難忘的記憶，……

我第一次由關裏回歸淪陷老家時，那一年哥哥由海外回來不久，在一個凜冽的寒風夜，父親伴着繼母帶着從人，由繼母的鄉居回到老宅，父親披着斗篷跨進門坎，見到我時便握住手寫着一年不見的懷子心而流淚了。但是不到幾天，繼母因着家務同嫂嫂吵起架來，那天，裏外院充滿了悲愴荒涼的氣氛，陰沉着，讓人們嗅不到生活裏有什麼可戀

的香味。

是一個陰晦的下午，我站在後花園的美書亭中，觀賞開遍了山坡上的寒梅，一個老傭正打掃着山角下的行道，他邊掃邊訴說有大太在世，花園裏的玻璃窗和顏秀球不會冬天開不出花朵，我立刻激動着母親死後的荒涼，我走下山坡到洋井邊，預備和子煙水去灌溉母親生前最愛花草，不料洋井凍結的鋼管被我的氣憤弄壞了，正是父親對家務生氣的時候，父親站在走廊邊的台階上，恨恨的罵着我，逼我隻身到五里外的草棧去找一個會修理的夥計來。

那時候，天色已經昏黑，我默默的跨出大門，第一步走進長巷的時候，第一顆辛酸的眼淚便迸出來了，我察覺到自己已是一個失了母愛的孤兒，父親從來是守護我的，竟也在母親死後變了性格，於是我迎着寒風，在冰雪路上走着，當我出了長巷，走下去小河沿的下坡時，後面有人喊「三少爺！」在不遠的喚我，我停一下聽出是我的乳母和她的兒子張有財的聲音，爲了同父親賭氣，我仍然拔開腳步順着下坡走去，北風從橫在前面常結凍雲的河面吹來，削弱了我身後的一聲跟着一聲的呼喚，再順着河邊走的時候，張有財已趕上我了，他拖住我，一直等到乳母吁喘的追上。

乳母已是四十開外的人了，以她半衰的年紀追趕我，是基於母愛的心情的。她一把抓住我痛哭起來，我們躲在土牆的背風處，她爲我打掃棉袍下襟的路雪，她數落着有後

媽有後爹的諺語，這時候，張有財已經跑到草棧裡那個夥計喊來，在歸路上，那個姓王的夥計也涕泣着，埋怨父親的暴躁，嘆息母親爲什麼竟早早的死去，老乳母日夜都在陪着我，她坐在坑沿邊不時的用手摸摸我的臉面，我幾次醒來，細看見她守着我流淚。：

我紀念着我的生母，我更永遠紀念着我的乳母，當她年青有乳的時候，她拋開她的孩子來哺乳我：雖說是靠金銀的僱傭，但是她愛我的心比愛她的兒子還重，我去北平的時候，她住在她自己的家中，她常一個人去到四十里外的遠荒，在母親的墓前哭泣，憑吊，去告訴我在關裏平安的信息。……

乳母是一個美麗，有着瓜子臉的女人，母親生我，千挑萬選才挑出我這位乳母，在那次父親逼我隻身去草堂後的第三天，我爲了看不慣她們爲了缺少金條的事吵得永無止息，下午在父親出街的時候，我進到繼母的房裏向她擲以警告的狠語，說完我就走了。我的家是從來就充滿了歡笑的，母親在時，那時哥哥還沒有出國，夏夜，本家在院心坐着納涼，兩個哥哥同着嫂嫂彈着琴或是輪流的獨唱度着一個個仲夏的月宵，冬天裏圍在母親房裏的爐火邊談說着有趣味的故事，母親是那麽溫柔，而父親又是那麽和氣。但是從母親死後，繼母到來，家庭立刻充滿了蕭條景象。

我向繼母說完我的氣話走後，女傭有的以哀求的語氣向繼母說明我是一個有嘴無

心的孩子，大嫂知道了也跑到繼母的房裏爲我辯說。但是，繼母却含恨在心，當我深夜回來的時候，我就被父親喊到房裏去了，我一跨進屋，便看見繼母帶氣的端坐在炕裏，父親氣兒兒的站在地下，父親看我走進一把便抓住我，頓用炕洞下的鐵門向我的後背砍下，我當時會跳上炕頭，一把抓住了繼母的後背企圖招架，不料繼母竟順勢倒在炕上，父親趕上炕來，我沒有躲過父親飛踢過暴的健步，當時我全身栽倒在地板上，只叫出一聲，就昏過去了，那時候，傭人們同嫂嫂已騰進屋來跪下哀求，我的後背已被父親用鐵門砍壞，流血不止，我的乳母抱着我一聲的喊着「太太呀」，嫂嫂跪在父親面前，哭喊着母親的遺言。……

我被抬在嫂嫂房裏的沙發上，我的後腰不能抬起，在嫂嫂爲我換藥的時候，地下站着一排傭人都在悄聲的哭泣。我望着粉壁上掛着的母親的遺像，那些眼淚都是從我心底所湧出的啊！

那晚上哥哥由外面回來，他只看一下我的傷痕，便跑到父親的房裏，跪在父親的面前，哭訴着父親爲什麼竟下此毒手，哭泣着他從國外回來，看到了破碎的祖國，破碎的鄉土，而今又見到了家的毀滅……

第二天上午，陰霾的天際更使院落充滿了悽愴，我同着大哥大嫂去到母親的墓地，我們坐在馬車上，奔向城外一望無際的雪野，白茫茫的大野流動着尖端的風嘯，披雪的

村莊在遠方只能看見黑色的房邊，我在車上決定第一天回歸北平，他們也默然的許可了，當我們抵達荒漠的，風舞動着碎雪絲的皇山脚下，走上山嶺的時候，我們發現有人在母親的墓前傷心的哭泣着，等到我們再走幾步的時候，我第一個認出來那是我的乳母，一把刀似的刻在我的心上，我流出了感激的淚水，沒有力量再走一步。

於是，大哥，他默然的立在母親的墓前，他徐徐的脫下帽子，他怔怔的凝視母親的披雪的坟墓許久又許久，山嶺上風嘯着，看坟的老人帶着他養的一條狗也從那邊走來了，當大哥輕輕的訴着：「母親，你五年不見的福洪兒子已由國外回來了……」的時候，我的心滾動着海水樣的清楚，我的雙眼已被洶湧的淚水迷濛，可是我仍就諦聽着大哥在母親的墓前，低述着歸來又將離去的別怨。……

那晚上是我動身的前夕，乳母拉着我的手，在爐邊囑咐我在外冷熱小心的話語，她由袋中取出母親生前送給她的金物，她要我帶着，我當時拒絕了，我告訴她應該珍貴母親的那份心思，最後她擲着桌上擺在花瓶裏的臘梅，她用誠樸的土話鼓勵我應該像梅花一樣成長在冰天封凍的時候，第一天大早，父親還在熟睡，我便悄悄的叩別了乳母，大哥送我到車站向祖國逃奔。

就在那年後的春天，我在南方得到了乳母病死的消息。我知道，人類的相交不一定是同血統才會發生真的感情，像我的乳母，她拖着傭人的命運，撫養她的兒女的健康來

助養我的健康，這是她的仁慈還是她命定的義務，她到死的時候，究竟得到了什麼呢？而今，冷峭的風又吹開，美麗的臘梅，在紅砂盆底，我的心還是如此陰沉，每年，臘梅一度花開花落，我的心便在幽香中繫念着我的乳母，我繫念那愛我如牛母的老婦人。

窗 邊

南風綿綿的吹着，在這充滿了春意的早上，我打開樓窗，看見耀眼的陽光閃照着庭前的草地，風動的樹枝彈奏着羣鳥的清曲，遠瞰叢林外的青山江流，在金色的陽光下，一扇扇潔白的帆影正悄悄，如黛的青山脚下緩緩流過，一羣羣白色的美鷺正結伴且徘徊的飛翔，曾在冬日蟄伏過，一個冰冷的時候而今復活了，我的心，却永遠充塞着暮烟添柳重似的那縷煩惱。

一年來，朋友們常常用親切的語句，要我相信生命是美麗的，我却睡嘆着自己走近了遲暮，生命的動力原是被重重的希望鼓舞着，而失望的利齒，已咬破了我年青鮮紅的心葉，在這到處充滿了罪惡的社會，竟挨近一顆顆善良的心地，得心的只是一腔無底的憂鬱，生命像一支黑暗里的火把，照亮了別人，便毀滅了自己。

然而我喜歡。我剛作擇燈而死的飛蛾，我憧憬於光明的燄火。當去年庭前的故枝又開出了美麗的梨花，我俯首低喚着自己的名字，抖落吧，默然於心葉上的邊愁，用生命的熱力抓住幸福的風韻。從醉人的初春到酷熱的長夏，從離落的秋天到死寂的冬寒，我辨不出傷心和快樂的條紋，那一條是濃重的刻在我的心上，我只知道像夏草尾上的

一點幽光，被突來的晨曦掩掉了我的一點忠貞。

我知道，我是難於被別人所了解，有多少不眠的長夜，那次，我燃着一支紅紅的蠟燭，伴着一盞淒迷的炭火度着歲帶來的寂寞。池和谷坐在我這恬靜的斗室爐邊，一邊喝着茶，一邊靜默的背誦着人生蒼涼的詩句。於是我，忍聽下去了，我拿起一本古書想排除心內的憂傷，而熱淚卻讓我分不讀書上的字句。友情是滋潤我生命的泉源，我說不出醇厚的友情，芬芳了我多少生的氣息。

朋友們的分散和異地重逢的聚合，都帶予我一種傷感和快樂，我常常從半掩着黃昏的樓窗，望着西天外隱沒的流雲，渴望着。在遠方一個個友人的音信，聽着樓下暮靄里淒切的哀鳴，蕭疏的落葉滴着清怨似的飄墮，身邊「曼特玲」在低奏徘徊的小曲。啊！我完全放縱了我所有的夢感，我恨，我抓不住一道雲縫探下的晚霞變上天際去尋看友人的行蹤，望着遠方千載萬流的江水，我又是多麼悔恨着不能留住那長相聚的歲月。

這樣，我的心情永遠得不到明朗，在此春光明媚的早上，倚窗又見了庭前的滿地濃蔭。客居這幽靜的小樓已經一年，陰沉的心竟爲這窗前的陽光，帶來一點新鮮。……

祝 福

在這桂花飄香的時候。我的心情睜開了河漢，早上江面還籠著乳白色的濃霧，我散步在三面是高大樹叢圍着的古老的村前。在秋花平坦的石灰路上，桂花那韻人的氣息讓我閉起雙眼，留住腳步俯首低望了。樹葉在我四周紛紛的飄落，樹林發着沉鬱而悲涼的風聲，崖下那江舢舨夫的呼聲令人浮起一種茫茫的遠懷，庭前那個駝背的老，又在打掃階前的落葉。於是，我打他身傍走過，登樓，回到遷徙居一年的斗室。彷彿修道者的嚴靜，獨自面對着米色的牆壁，守坐在蕭森的一扇秋窗，窗外的崖坡上青草枯了，樹也黃了，一陣風吹來，落葉紛紛墜在簷下小藤花攀爬的籬笆裏外，這時候，朋友，我的心情能不被這蕭瑟的聲息震撼嗎？在陰森的斗室，我又行立起，扶着窗框，見到的只是雁泣雲低的陰天……

一原諒我每次寄簡帶給你都是些眼淚的結晶，但是，你護我，哪兒寄給你明朗的歡笑。去年臘月，我倆都抱着快意的心情分手，把祝福你投向遠方。建立自己事業的基石，你盼望我在安靜的生活中多寫文章，如今倏的又是一年，棕色的殘夢已經飄渺難尋，未來的全是空虛的憧憬。每年，我看見庭前的花開花落，每年望見長江的水漲水低，我不知道一年悠長的歲月有幾許竚笑，而憂鬱，我也記不清它究有多少。……

秋天的山城，霧，愛戀樣的來了。那是一個潔明的月夜，我舉杯窗前，景象剝開我回憶的傷口，我記起，在去年，我倆在山叢中正過着這樣繚繞的秋天，我們天天爬登那片四面而聳森的高山，晚上在養魚的運河，盪船，而今又是，一番景象了，你在遠方，訴我。飄忽換來了憔悴，鍊獄鍛成了懺悔，你說多少可愛的都變成了可恨，我回答你的都是一篇篇沒有字的白紙。

兩年殘酷的歲月，在社會上你我都奔波了兩年，事業上，從沒有奠下一塊像樣的磚石。年青的心，却添上了無比的沉重，世故磨光了頭頂的人們笑我們太年青，我們也搖着頭，嘆息他們變成了蒼蠅。這樣，常使我懷疑到生還是一種犧牲，在這動盪，人性墮落的社會誰能料想那一次風暴帶去我們無辜的生命？

去年涼秋九月，你先我一步奔赴那濱江的山谷，我趕到後，望見你那副夢樣的幻想，我不願爲你熱烈的心上灑上一杯冷水，一次，無月的秋霄，我倆守着，微昏明的電池燈，我告訴了你不要再欺騙自己，你比我聰明，比我智慧，你沉默的望我一下，窗外秋葉老人嘆息般的凋落着，你終於眼睛滴下了淚水，倔強的孩子竟在燈下低下了頭。

讓我們永遠保持那顆純潔的心吧：永遠讓生命高朗在祖國的晴空吧！我們祈求的不是職業而是事業，朋友，試睜開你的雙眸，真哭的人已經完了，而今餘下的都是些假笑的人。

如今，你我分手已經一年，在農曆除夕，我不得不寄居於友人家，見着她們團圓的歡笑，我竟不敢再住下去，我癡呆的從雪花塗的窗子望向市下的嘉陵江水，鄉情，竟欺烟縹緲動在我的心上，說，生是一位幽淡的長子，還是一曲無語的悲歌，我搖搖頭，低首望着胸前的淚珠，我低低的全念散館的字，低低的想着自己十載亂雲樣的飄零。

我村度着冬去，春天裏必有快樂，我雖知，春天來了，帶給我竟是一串煩惱，這院中充滿了槐香，你細該知道，槐花那刻留，心底的惆悵，槐花路上，我散步，我知將自己有點醉於春天的感應中，我特地在燈下讀着古書，希望換來此平靜無噪的日子，我希望心房的四門能起一道高牆，因自己的真情，不叫它向外洋溢，也永不爲人叩開，等到槐花在山城凋落的時候，我的憂鬱也所加添進，O先生常同我在一起，給予許多小可貴的安慰，在落春華娜的黃昏，沿着江邊，同紹萬講說着比利時，捷克那些弱小民族的作品，似乎回憶中是一段天藍色的生活。

在夏季 我另起綠色的窗簾，靜靜的坐在林蔭遮蔽的窗邊，心情有時異樣寧靜，望着奇秀崖邊的樹枝，靜寂的坡道，看見路人滿是汗水匆匆地來去，我有此悽然於生活的艱辛，而崖上的樹陰下，總有幾個持鞭子的馬童向人招攬生意，白髮賣冰粉的老婦，用吸人的字眼，招攬着路人三杯兩杯在樹蔭下解渴。麻亂的往事像帶刺的虫子爬上了我。

的心，我的淚常混着汗珠在斗室中沖滿了腮邊。實在，我太孤獨了，每當午覺醒來，打開眼，心中空落，窗外依舊是無情的陽光，蟲子在樹上「吵吵」亂叫，這樣恬靜冷靜的宇宙，我們直不敢坐起，我多麼喜歡虛偽的夢境，待重新輪下，虛偽的噩夢已經無影無蹤。

又一次是細雨霏霏的早晨，同紹萬到南山看望C先生的病，那一天受着C先生的夫人熱情的招待，在他的滿窗葉叢的樓室，他的一羣天真的孩子正爲我們唱歌，來排遣C先生未歸我們感到的寂寞。他的一羣漂亮的孩子，以天真無邪的歡喜開着生之歡欣。而我並沒有露出一點笑容，那孩子竟走到我的面前，問我何苦如此多愁？我苦笑着，用手拍拍他的臉蛋，站起，向窗外陰黯的天雲答不出一句話說。

我的個性素來有些憂鬱，我喜歡別人的歡笑自己不能，我不愛看見別人流淚而我自己偏有。我年餘的生活就是如此淒涼。每天，一任自己的青春風樣的溜過。每天，看着生活的憂鬱加多，爲了留住秋來的哀寂。我旅行到長江上游明德的居所小住。我又將展開我的旅行，腳步，奔命沿江的小鎮，在那兒，我等待着冬天……

秋確已深了，今宵何筆，窗外又有纏綿着衷涼的細雨，無邊的黑夜墮下來幾滴聲，這季節，江南已開遍，將來紅，北方已刮着貶骨的西北風了。我輕輕走到窗口，爲了回憶過去捫來更多的煩惱，我舉手台上了宵幔，趁秋風帶予你我最熱的祝禱。

堆 愁

彎彎的鉤月在簷邊的夜天鉤着旅人的邊愁，羣星，那數不清的閃耀在湛藍的夜天繞着單星人的意境，我獨坐在風涼的中庭，仰首觸到的只是些淒迷的回憶。因為長年的流浪，對於往日或感應都如上銹的刀，我沒有想到，在端午節日的今宵我的心又如此沉重。雨天來第一次看到泰地佳節的歡騰，自己獨因着懷思却如料山巾的桑麻，擾亂我，讓我聽不到飄過中庭的雲梢載我歸向天涯，今夜，我呆瞠着三面走廊邊的垂柳搖曳，看着閣下山葡萄架灑下那碎淡的月光，想着去年的佳節還在，而去年的樂事已經難留。……上帝不會給予我一個好的命運，却給予我一副健壯的身體，我到處流浪，如夜鶯一樣獨自唱着哀傷，我耐過黃河邊風陵渡的峭寒，長江邊那逼仄的鄉來紅逗着我默向遠方的懷念。在十三年飄泊的途中，我整日追逐着幸福，而幸福，却終於是不能。

對於幕底的堆愁，我是數不清了，我又怎樣記起每次佳節帶予我的傷悲，我只知道一次比一次沉默，一次比一次減少苦多，我顛覆着自己的生命將要失去人生當有的歡笑，每天，我都是無言的看着那些歡笑迢迢的去了。

我記得曾是發過誓言的，那是四月的春晨，棉花團似的白雲在高空流動，我由網球場歸來浴罷，在滿堆着塔松陰影的階前，望着中庭道上的葡萄架，吮吸着鎖滿庭院的花

香，廊邊的垂柳正拂着春鳥的情曲，我，樣的祝福着：以後儘是如意的生活吧，傷悲的再也不去回想，如春花一樣向榮着自己的生命，然而，等我仰首看到中曉的上空，白雲像載着憂鬱一樣搖飄的時候，我卻住口了。

允許友，繼續他對我的譴責，說我不該如此傷感，但是誰肯在油燈前用沉默的智慧瞧一下火光發亮的時候，誰就會覺到穗浪的悲哀，如果認為熄滅是二種幸福的解脫，那麼，火光的成長又是多麼的可憐！

中午參加一個百多人的聚會，誰的體諒到舉杯不見牧人的悲哀，我仍住了淚水，趁曆六月的高原正是花枝送着春愁，我和幾位友人匆匆的奔赴華清池做一散心的遊覽，從車廂看到如飛的外景，那麥色的田野，那寬廣砂石的壩河，那門前半掩着垂柳的窰洞，我伏在桌上，諦思着北方，家鄉的原野不比這更美麼！

進到華清池，我分外嚮往的是那亭台下的池沼，那一座山腳下陰靜的庭院曾有美艷的皇后沐浴池，風流的帝王駐足，而今玉座猶空，只得杜宇殘聲而已，我沿着曲徑走上高台，趁欲晚的暮色，我望向烟波重疊的田野，佇立着蒼白的那些彷彿是古代的石馬銅雕，我張着衣的走下臺城，我憑吊着這壯麗的故國。……

轉瞬的月光還在推動着旅人的哀愁，入夜，更夫已敲着梆子奔向這幽靜的路院，今年的端午帶與我只是一片麻亂，我悄悄祝福明年不再是如此嘉歡。……

旅 愁

踏入了這荒涼的古城，如今，已經半月了，落腳在這古老而寧靜的深院，我只覺得，哀涼的心陷於茫然而無邊際的闊海。……

今宵正是星期六的晚上，在山城，我們又該在喝開遍了桃花的山道沐浴着月色，望着星光下抖盪着銀波的江面，妳歡喜爲我低低吟着 moon is at 我爲你唱那淳厚的，而帶着土野的氣息的歌，妳爲我述說着妳往日那些可憐的記憶，我輕輕的吮吸着妳髮際的香溫。有一次，妳總該記得，我們緩緩的走在桃花黑影的石道，妳印着印滿了花枝斑斑的臉蛋，贊美着桃花樹在春夜中的幽芳，於是，妳扶着我的身子，我攀登着小土牆，爲妳折下一枝花，爲妳插中左鬢角的耳旁，呆呆的望着妳深潭似的眸子，高得像水壩似的鼻樑，俏美的瓜子臉，啊！我懂得了什麼是愛情！

然而，回憶安慰不了我懷念的心，縱然往事再親切，再美麗……

剛才，多少同事們都走光了，置身在這古老的院落，我說不出心底孕育着的憂傷與些什麼滋味，我無聊的借沐浴來排遣我星期六的寂寞，在浴室，我聽見後花園裏有人

以梵俄奏着一支吉卜西人愛彈着的草原小曲，我靜聽着，我在白色的熱氣中低和着，爲顫動過分的心所激動，我不敢唱了，我也不敢聽了，我匆匆的着上披衣，一口氣穿過一層層花影風動的庭院，回到我的住室，我穿上衣服，伏案呆看妳的照片，我的淚宛如潮水似的湧到了桌上，實在，在我們長年的相處中，我從沒有離開過妳，我一個長年失去了家庭，失去了母親的孩子，在過慣了孤獨飄泊的生活中，遇到妳，我猶如抓住了生命的真實。

在室內靜默了許久又許久，我回首幽夜中的窗台，古老的窗櫺已抹着淡淡的月色，我由室內走出，看見中庭的人行道上，印滿了葡萄架那麻亂的黑影，紫金花下的水池，映着夜天星邊的流雲，四面書室的走廊，滿是隨風蕩漾的垂柳在向着迴曲的欄杆訴着離情，於是，我回首夜星，我祈禱着，遇到妳，妳像晨星光一樣照耀着我生活的旅程，妳深遠的眼睛導我走向有爲的道路，我記住我們分別的前夕，妳在我身旁那些溫暖的囁語，爾，我用生命賭着妳，趁星光，寄予妳我輕輕的呼喚。……

二

正是我動身的前夕，我，誤由街上回來，走入小樓斗室，看見你的信約我任行前，像和蘇與我的一次聚會，當時，在光亮的燈下，爲不能遵約，乃至動身前不曾有見面時機，我沉默的走向樓窗，曾望向夜天那邊的南山對你寄予我感誠的祝禱。

回到，我走的走了，你知道，我熱居於山城所領受的快樂和煩惱，三年來，沒有一
笑不以剛強的性格尊重我自己的前途，也沒有一天不是噙着眼淚悲咽着多少英雄的落
落。

我熱愛文學，這是你給我最大的鼓勵，你常常關心我的生活，如今，我的生活方式變
更了，在風砂的西北古城，我的“活比以前更為動盪，然而，我並沒有忘了看書，寫
作，相信我在事業上，我不會擱淺的。……

那一次郊野黃昏正倚着平原落照，我獨自走出城門，在大塔下徘徊着我一串不安
的心，望着一座座土的調像圍着的山寨，寒鴉在樓的附近盤旋而又啼叫，隱隱的聽到
遠方的號音，我想到我們塞外那巴爾虎大草原上的黃昏，那時候，我聽慣了野馬在長草
中聚首顛驚的長鳴，我聽慣了那些牧羊女以脆亮的銀鈴向羊羣做招喚，如今，在黃河兩
岸我抖去了幾年來駐腳在蜀中山城的風塵，而憂鬱却依舊潛伏在衰老的心上，那次在小
塔下我佇立了許久，風吹着我的頭髮，塔頂的簷鈴在為我低奏着無底的哀思，我望着
那座座古塞的上空飄着一縷縷的炊煙，我乘着淹向原野的暮色踏上了寂寞的歸途。

瑩兄，你算最了解我的，多少往事已經不堪回首了，也有多少情愫像火一樣燃燒在
我的心頭，步入着西北古城，我還是一個信念：用做人的成功，來保障做事的成功。！

三

說甚麼呢，坐在那幽靜的小樓斗室，我們都三杯兩杯的在火盆邊醉倒過，我們都養過怎樣的生命結一點堅硬的果實，怎樣用自己的汗水為民族的成長植育在肥沃的土上，然而，現在都匆匆的分開成了，你搭船奔向那名叫白沙的小水城，我又投向南山峻嶺的北方，只有文一個人還在那間陰暗的樓中磨着苦痛的日子。

你還記得我們初度相值，彼此都希望在學術上建立一點基礎，而裏面的事却充滿了那些行屍走肉的人妖，在那個低矮的，近視眼，世故磨光了頭頂的禿子支配下，他訓練了如數不計的奴才，有八面和氣，拉籠一些年青的女同志介紹給那些買辦男子的寵妾，有營私舞弊，盜賣圖書的少婦，有賊頭賊腦的小人，還有那嘴歪怪茶杯的陰謀者，這一切，我們都是切齒的痛恨，而你比我更大方的沉默，因為你從不把我們看在我裏。

我來到這荒涼的古城，居住在非常安適的地方，窗前有葡萄架，有石砌成的山本，這是一座古老的宅院，滿院都是的宮殿式的走廊。和那五花十彩的牆曲欄干，早上，有多少不知名的雀兒在窗前的垂柳條上奉唱，晚上有閃耀的星光在凝雪的階前徘徊，每當天邊的流雲隱沒向蒼昏的晚霞，我便想起我們一道兒散步的情景，你以開朗的聲音管我叫：「西面維斯特」！又叫「高深家的孩子」！我常叫你為：「羅伯斯比爾」這些。在一起的快事，我都告訴了居住這古城兩年的鑒兄，他問着你同博文兄的近況，我告訴

過他，你依然健康，只是有點早蒼老，博文兄曾在我動身的前夕，醉倒在深夜那簡陋的小街上，他難過，他望着老友一一的離去，那夜，我同韻，祥兄一起看護他，我有着說不出的辛酸。

多少寒冷的日子，我們坐在那和暖的斗室談着各式各樣的人生，論據着一切的人情世理。你爲我火樣的個性說過「政治舞台上沒有英雄」！我也告訴過你，引夏自漱石的詩：「在陽春的地方也一定會有陰影！」

現在離開你又是一個春天，你說過你最恨這樣困人的春日，那麼相見最好在初寒的涼秋，在紅葉滿楓的林下，我們把醉的杯。

四

我跑進那到處飄浮着柳香的小城，一步一個回憶，我的呼吸不平均了。早上，十字街頭來往的走着買菜的主婦，喪失正向門外挑着急走，我一直跑到學校的大門，看見那些陌生的，擁擠的在四圍觀看各式新出的壁報；順着兩旁垂柳的濃陰道走向院裏，鳥兒叫着，碧天的雲在古柏的頂上緩緩的移動，我下了每一層院落，拐下台階，看見每一扇窗戶不閉，它像還留着我們的足跡，往日但里的歡聲。……

第一朋友於我的來臨感到十分驚訝，我跑到你的住室，我急著用手鐺打你的窗戶，他們在一聲聲的叫你，接應你來了，你爬下床慌忙的來開門，我倆許久握着手，

那快樂離說，像兩個久別的孩子。

五二

在那縣城的這條街，我們一羣走着，逛着。商店的老板有的還認識我，我們一道用飯，最後坐在城外公園度夏天。

望着那片滿山槐樹，幽香溪邊的沙石，原野無邊的菜花，我的心沉默了半天。

你呢！告訴我許多關於你變遷的事。……

在座的朋友們都說我老了，我一半望雲，一半沉思，我只說雲朵把我飄走的。

最後，你們打聽聞的情形，在那株織成很大的濃蔭下爲我祝福，而我又很幽鬱。

帶着你們友情的囑咐，我登車別開了你們，看見你還在老遠的揚起頭向我招手，霧，我曾經告訴過你，青春，青春不了一個人從生前到死後，而事業，却能青春一個人到永遠。

五

踏着江邊的月色道，我倆徘徊，低低的唱着小曲的時候沒有了，在我幽靜的斗室，圍着熊熊的炭火，談着各人心中快樂的往事的情景已經過去了，朋友，你陪我流過眼淚，你陪我忘形的歡笑，在城僅只一年的相共，却足抵我們一生的咀嚼。……

從走入陌生的古城，我的心，其安靜了，望着匆匆而過的流雲，我喚過你的名字，我憶念過谷的長詩，和紹萬那詩塾的面孔。

我常常發呆，爲甚麼你們給予我那些不開價值的友情。

因此。我也常常腐，爲感謝你們，我應該有好的成就——西北會充實我的筆的！

六

見到妳第一封的來信，是在星期日上午，我歡快的打開，讀着妳那美麗而典雅的句子，我紅着臉回味妳責我那些字跡不明的來信，許久充塞的心感到雨後天晴的明朗。

見到妳第二封來信，就在次日的中午，我打開，全心跳動着，看到的只是一串幽香繡槐花，卻沒看見妳一個隻字。……

兩天來，妳的信件我度過了兩個寂寥的黃昏，我的生命充實了生活的力量。

在這兩個黃昏，我都是一個人，在這幽深的中庭散步，在長寬的葡萄架下，我低頭看着這旁的暮花，我回首數着那幽靜極亮了夜幕的天星，殘鳥在古老的柳樹隱微的唱着，我爲一隻過路的老鷹而寂靜下來，同事的都下班回家了，他們從後院順着走處出去，我的足步在這寬闊中庭發着低低的響，就在這種情景，我盼望從那古老的圓門，現出你的身影。我閉上眼睛數着那些相和歡快的黃昏，我緩緩以極輕的音調背誦着雲縹的雲霞詩。我默默的誦讀，這樣，我常在讀字聲異於自己被蒼茫的暮色淹沒了，於是，眼前發亮，我不再寂寞了，有高空放光的圓月來了。

在山城的往日，我倆在那巧小的房間，妳有時拿起曼陀鈴，爲我奏曲。有時妳以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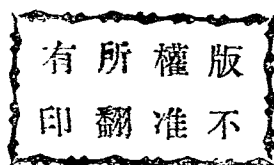
聽的字眼背誦詩句，有時，我寫着妳用白潤的雙手打字，你該記得，我們初度相識，正是四月槐香的夜晚，寫着如夢的記憶，我在夜裏時，坐在辦公桌旁，我在慢慢的打字，慢慢的回味，有時我，寂寞了。我用手拿起電話機，幾次長電話給妳，雖然都裏失望，我一壁看着妳寄給我的「懷花」，一壁看着桌案上，在玻璃板下壓着你的像片，直到年老的傭人來告訴我已經中夜了，我才抖身一起，穿過月色正好的中庭，到樓上去安眠。

我不敢想在三古時迎接妳時的情景，然而，這張急燥的臉，如你所說。你會想得到的。現在我停筆時是在見你信後第三個幽夜，窗外打更的更夫，正敲着梆子來了，梆子聲，在這裏我低低的喊一聲你的小名。

3182

風露叢書之一

我眺望巴爾虎的草原



著者 風露

發行人 依凡

印刷者 啓新印書館

經售處

西安天織書店
及全國各大書局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陝一版

12

==

202371

陝西省圖書館藏書處審查證查字五五〇號